

四大才女之

蔡文姬

朱翔◎编著

全传

旷世才女

风华绝代

颠沛流离

名垂千古

她容貌美丽，品性高洁，以国事为重，飘摇一生，身世悲凉，她的生命中时时倾注着血和泪，无尽的相思割舍不断，往昔明月何在？她悲愤抒情，惟有泪涟涟，感动长城内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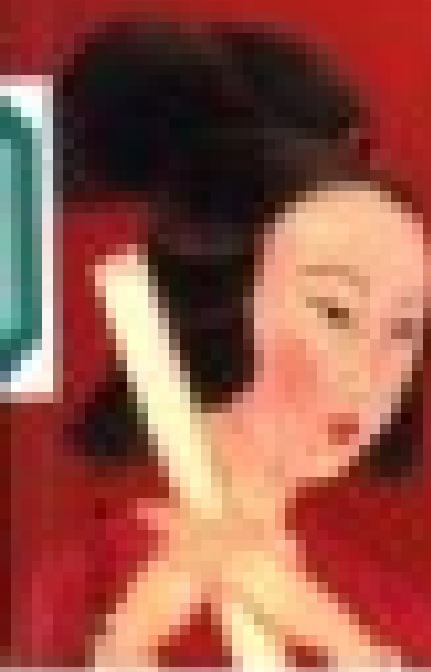
國大書局出版

蔡文姬

三才圖會



蔡文姬
蔡文姬
蔡文姬
蔡文姬



蔡文姬全传

朱 翔 编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四大才女/利宝、朱翔等著.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2.2

ISBN 7-80145-523-1

I. 中... II. ①利... ②朱...

女性—名人—列传—中国—古代

III. ①卓文君—传记②蔡文姬—传记

③李清照—传记④上官婉儿—传记

IV. K8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09710 号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邮政编码: 100050

电话: 63017788-225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忠信诚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印张 52

字数 1400 千字

2002 年 3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80145-523-1/G·301

定价: 100.00 元 (全四册)

内容提要

汉末魏初,是一个充满血与泪的时代,是一个充满悲愤和痛苦的时代,诗人们把这血和泪、悲愤和痛苦坚忍地收藏起来酿造了一曲慷慨悲凉的时代悲歌。曹操、曹丕、王粲……都是这个时代里产生的优秀男歌唱家,就在这雄浑、高亢、悲凉的时代合唱队伍里,一个激情澎湃的女高音格外地引人注目,她便是一生饱尝战乱别离之苦的女文学家——蔡文姬。

孤芳续汉史,血泪写春秋。《悲愤诗》与《胡笳十八拍》再现了蔡文姬凄楚的生活经历与悲愤的思想感情,一代代流传下来,成为千古绝唱。

第一章 才女降世，流放北疆

已过不惑之年的蔡议郎喜得千金，“百岁”喜庆之日，文姬的小手抓向祖传毛笔。正当全家人沉浸在喜悦之中时，一封奏折给蔡家带来灭顶之灾。

- 一 梦得兰花籽，才女降人世 (1)
- 二 玉手紧握传家宝 (7)
- 三 议郎上书，大祸临头 (23)
- 四 莽莽草原度童年 (41)

第二章 才女深山露锋芒

天下大赦，并没有改变蔡家命运。才华横溢的蔡文姬隐居深山，可乱世岂容蔡家如此安闲。蔡邕复出为官，更可怕的灾难摧残着文姬幼小的心灵……

- 一 豺狼横行，泪洒归乡路 (59)
- 二 隐居深山，文姬得真传 (74)
- 三 董卓称霸，蔡邕复出为官 (85)
- 四 晴天霹雳，父亲惨死狱中 (95)

第三章 苦涩的爱情

年轻英俊的卫仲道闯入文姬心扉，有情人终成眷

属。蔡文姬播下希望的种子，却收获了酸涩的苦果。

- 一 情窦初开，爱神悄然而至 (109)
- 二 卫仲道英年早逝，蔡文姬含泪返故里 (125)

第四章 流落匈奴，酸甜苦辣十二载

春恨秋悲皆自惹，花容月貌为谁妍？为了加官进爵，乱军将文姬掠至匈奴献与左贤王。十二载酸甜苦辣，十二载血泪合流。

- 一 乱军逞凶，文姬身陷虎口 (177)
- 二 阴差阳错，贤王情系汉家女 (194)
- 三 才艺震胡邦 (210)
- 四 舐犊情深，心随雁南归 (219)

第五章 孔雀东南飞，十里一徘徊

曹操统一北方后，“外定武功，内兴文学”，想起故人之女。归汉，了却思乡情，大展宏图；留胡，共享天伦乐，客死他乡。去耶？留耶？文姬陷入感情漩涡之中……

- 一 英雄遣汉使 (229)
- 二 一石激起千层浪 (238)

- 三 劳燕分飞，多情自古伤离别 (261)
- 四 旧怨平新怨长，归客欲断肠 (280)
- 五 忆父容，泪阑干 (293)

第六章 续汉史，铸丰碑

竹影摇窗莲荷香，鹧鸪转鸣柳丝青。泪泉和墨续汉史，秋风兰蕙化为茅。满腹经纶竟父业，才孝双全迁亡灵。

- 一 董祀遭难，蔡文姬挺身相救 (309)
- 二 才女不负英雄望，留得华章光焰长 (321)
- 三 梅开二度，文昌阁内生情愫 (340)
- 四 千里扶柩慰忠魂 (355)

第七章 相见时难别亦难，人生长恨水长东

觅知音，鸾凤和鸣。叙恩爱，叙别离，万语千言从何起？骨肉团聚，遥遥岂无期？春风才看杨柳绿，秋日又见菊花黄。

- 一 黄昏恋，爱情花更红 (365)
- 二 骨肉相聚 (376)
- 三 魂消玉殒，长歌当哭 (399)

第一章 才女降世，流放北疆

已过不惑之年的蔡议郎喜得千金，“百岁”喜庆之日，文姬的小手抓向祖传毛笔。正当全家人沉浸在喜悦之中时，一封奏折给蔡家带来灭顶之灾。

一 梦得兰花籽，才女降人世

兰儿，你是父母后半生的幸福啊！

夜色正一片一片地浸染着大地，洛阳城内的街道上，不时走过几位步履匆匆的行人。缕缕凉风袭来，行人不由一阵瑟缩。几根桃枝从一座院落伸出墙外，隐约吐出一丝嫩绿，仔细观看，嫩绿之间正现出点点新蕾。

洛阳是东汉的都城，也是当时天下第一大都会。它的城建格局，沿袭了战国时代那些大都会的模式，即“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帝王宫殿、皇家苑囿，以及历代汉皇营建的台、观、馆、阁，还有那些从全国各地迁来的显贵、高官、巨富和豪强，都居于城内的南部，即穿城而过的洛水南岸。而那些平民百姓、商贾工匠，还有集市作坊，则统统聚集在城北。

坐落于城南一显要位置的蔡府，这晚府内灯火通明，从人们的脸上可以看出，今晚府内有重大的事情将要发生。

蔡家大院曲径幽深。若在白日，则能清晰地辨出，整个院落以中央的正庆堂为界，被截然地划开为前后两个部分：前院

进院门，正中有一条已被那犹如虬龙般的紫藤所覆盖、直通正厅的铺砖引道，道两旁是用青砖砌成的两厢矮墙，墙台上以及正厅木构中堂的廊下，摆放满了排列整齐、开有一蓬蓬花卉的各式各样的花盆。穿正厅而过是后院，这里充满了园林味道。有高耸入云的桐树；有齐腰高的排排丛灌隔开的一块块格地，在每个格地间，分别有假石山、清水池、秀亭阁……院底，是两幢坐北朝南的房舍，这里分别住着蔡邕及其在朝中任卫尉的叔父蔡质两家子人。

已过不惑之年的蔡邕，面容清癯，虽为朝官，但仍是一派学者风度，平日在家喜着儒装，白皙的四方大脸，颌下有一绺长须飘然前胸，格外温文尔雅。他是一位善于驾驭感情的人，平常许多让人惊慌失措的事，他都可以不露声色、平静妥帖地处理好。可在今儿晚上，他却变成了另一个人，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一直是既兴奋又紧张。

说起来也难怪，蔡邕虽然有如此的年纪了，但此前，还从未体验过添子弄瓦的滋味。在自己的头生子即将来世之际，在书斋里受着焦灼煎熬的蔡邕感慨万千，二十余年来婚后无嗣使他难堪的往事，又涌上了心头……

那时候，蔡邕娶了容貌端庄、品性贤淑的赵五娘。五娘自幼双亲过世，与其姐姐赵四娘相依为命。嫁过来蔡家后，蔡邕对她爱怜备至，小两口甜甜蜜蜜地过起了好日子。然而，几年过后，令他们夫妇都很沮丧的是，他们始终没能生个孩子。常言说，孩子是年轻夫妇所共同编织的梦，是他们生命的延续和未来的叠加。况且那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还是世人皆遵依的至理。无嗣，使他们无限痛苦。蔡邕夫妇想着办法，远近的名医看过一个又一个，各种药方吃了一剂又一剂，可是到头来，仍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赵五娘更痛苦，她不时地

劝慰丈夫：“我是枉为了一个女人，择个吉日，你还是再续娶一房吧，我心甘！”

蔡邕总是连连地摇头，并坚决地说：“别瞎说了，这无论如何也使不得！”

蔡邕不想纳妾是发自内心的。尽管膝下无子，生活就像是扬不起帆的船，但他珍惜的却是美满的婚姻。他在《协和婚赋》中，就曾这样感叹道：“惟性情之至，好欢莫伟乎夫妇，受精灵之造化，固神明之所使，事深微以玄妙，实人伦之肇始。……婚姻协而莫违！……”在当时的社会，他这种思想确实难能可贵。

蔡邕越是这样做，五娘对他的亏欠感就越是加重，在难遣心中的忧痛之时，五娘便把一种企盼，寄托在祈求神灵的帮助上了。在汉代，佛教已从天竺国传入了中国，五娘对佛院非常虔诚。她在家厅堂的殿上，摆了香案，供上佛龕，几只宝鼎铜炉里面终日青烟缭绕。就在这空气中飘浮着淡淡的幽香之中，她好像看到了江天无际，舟帆轻展，载着她美好的求子愿望，正扬帆远航……

光阴似箭，转眼就到了第三年春天。一天，五娘得到一个灵感，是来自于一个梦境。她认真地把“梦”讲给了蔡邕：

在一条大路上，有一位行僧身披袈裟，双手托钵，款款地向她走来。行僧单手打了一个揖：“阿弥陀佛！”便审视起她来。

她慌忙从怀里取出一锭银子，递了上去。

行僧又打了一个揖，道：“善哉，善哉，阿弥陀佛！”行僧再度打量了她后，道：“女施主，想必是遇到了难事，贫僧愿意为你解脱。”

五娘长叹了一口气，便把这么多年求子而不得的苦水一口气

说出来。

那行僧听后大笑道：“些许小事，何足挂齿！”说罢，轻轻地撩开了袈裟，从怀里取出了一个不过拇指般粗细的葫芦来。瞬间，又变戏法似地从葫芦里拿出了一粒兰花的种子递给她，说：“你将它吃下去，定会开花结果的。”

蔡邕听完妻子的诉说后，兴奋不已，连声说道：“好吉兆，好吉兆！”

如果说因为五娘梦中得花籽，因而受孕的话，这未免有些离谱了。但是事有凑巧，此后不久，五娘竟怀孕了。这对蔡家来说，真是天大的喜事！蔡邕兴奋的不得了，全府人也跟着高兴。

怀胎十月中，蔡邕除了对五娘细心体贴、精心照顾外，整个身心，始终有一种沉甸甸的自豪！

如今这孩子说生就要生了。

这一晚上，蔡邕从书斋里走到五娘的产房窗下，再从窗下回到书斋，一出一进，一进一出，一直是在闹腾。待子夜过后，他才稍稍地斜靠在书案上，打一小盹。

“哇——哇——”几声清脆的啼哭划破静谧的夜空。书斋外传来一阵急嚷，蔡邕紧张地跳将起来。

“大人，大人！恭喜大人，贺喜大人哪！夫人生了，夫人生了！”随着喊声，有一个侍女上气不接下气地撞进门来。

“生了?!”蔡邕忙迎身上前。

“回大人的话，刚才夫人平安为蔡家生下了一女，她们母女均安好，请大人速去探望呢。”

蔡邕喜出望外，撇下侍女，慌忙向妻子那里跑去。

蔡邕冲了进来。屋内那些忙活过后的人们，忙闪到两侧，高高地举起了红烛。

蔡邕见妻子在床上脸色苍白，正向他温存地微笑。在妻子身旁的五彩襦褌中，是露出小脸的婴儿。他一时竟喜不自禁不知所措了。

“夫人……可好？”好半天，蔡邕才定住神儿，轻声地问。

“嗯，嗯。”五娘娇弱地应着。

“你，你……这可受累了。”

听丈夫这样说，五娘不笑了，她突然感到自己的心，被一种深切的爱怜揪紧了。很快，这爱怜又转化为一股酸涩，尽管她努力地去控制，不让它流露出来，但最终双眼还是被泪水给浸润，给注满，并涌出眼眶，缓缓地往下流淌。此时的五娘心中是注满欢喜与忧伤啊。

蔡邕看出了妻子面带忧色，问道：“今日你已为蔡家添一女了，本是一喜，夫人为何面带忧色？”五娘说：“话虽这么说，可惜不是男儿。”说着眼里又含着泪水。蔡邕笑着说：“爱妻此言差矣，昔日才女何其多，班彪之女班昭，聪明博才，能写诗、赋、颂、词、铭、诔，其兄未竟父业，汉和帝让她续写《汉书》。班昭的词章精萃，读者未能诵通其篇，班昭亲授同郡书生马融等辈，后来和帝将她提任皇后和嫔妃的老师。班昭年寿七十三岁卒，皇后则素服举哀，监护丧事，此女光宗耀祖，足胜男儿。至今尚有她的《东征赋》传诵于人间，夫也常常诵之。”

蔡邕的一番宽慰话说得五娘会心地笑了，也就不再担心自己因没生男儿受到丈夫的歧视了。

蔡邕忙上前用绢帕轻轻地为她拭泪，而后又是爱抚，直到五娘转忧为喜。

而后，蔡邕又慢慢地向自己的女儿俯下身去，用溢满神采的目光，端详着，嗅着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婴儿气息和襦褌中

的槐叶香、艾叶香。

这孩子长得真是惹人喜爱：滚圆的小脑瓜上，长着细密的胎毛，白白的脸蛋，直挺的鼻梁，嘴角硬生生地透着秀气。这长相完美无缺，分明是他和妻子优长的浓缩，也是他们情与爱的重新组合……

当蔡邕恋恋不舍地收回了目光，不知接下来该干什么时，还是蔡邕的妻姐赵四娘扯出话题，嚷着要蔡邕此刻为他的女儿起个名字。

这一提议，倒是提醒了蔡邕，他的脸上现出得意洋洋的神色。他想起五娘做梦时，那行僧给她兰花籽的事，便道：“常言说，子无贵贱。一个女孩子家，做父母的将来虽不指望她出将入相，但也希望她能成为一个卓绝不群的人。因此，一定要把名字起好！”

蔡邕言毕，一边在屋内踱来踱去，一边低头抚须沉吟起来。

一段时间过去，蔡邕才对众人说道：“我女儿骨相非凡，好似美璧，她的名为‘琰’吧。至于字嘛，我相信她长大后，能承继我们蔡家世代精通文道的族风，叫她文姬。还有她的乳名，就唤作兰儿。”

众人听罢，皆拍掌称贺。

恰在此时，那女婴——蔡文姬被惊醒了。或许是她与父亲的激动心情发生了感应，或许是受到了屋内所有的人兴奋情绪的感染，总之，她“哇——”地一声大哭起来了。

“女儿呀，你是我们后半生的幸福啊！”听着小文姬的哭声，蔡邕夫妇在心中，都是这样甜蜜地想。

谁都没有料到，文姬长大后，成为中国文学长空一颗独具异彩的明星，是中国古代诗坛上第一位女诗人。同时，她的一生颠沛流离，充满坎坷……

二 玉手紧握传家宝

她终于抓到一种东西，便不再撒手了……

时间过得飞快。蔡家上下陶醉在喜得千金的喜悦中，小文姬在家人精心的哺育下，转眼就快过百天了。掐指一算，她的“百岁”日，恰好是九月初九——重阳节。“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诗中的“佳节”指的就是重阳节。

汉朝时，人们是非常重视重阳节的，喜庆的习俗也很多，有插茱萸、吃蓬饵（花糕）、饮菊花酒（用菊花瓣浸泡过的酒）、赏菊、登高……这些活动，是为了消灾避邪，求得平安。所以，在临近节日的那些天里，整个洛阳城里的人们，都为筹办节日而忙碌着。

这些天来，蔡家大院的喜兴气氛，更显得浓烈。因为在节日中还要为小文姬庆贺“百岁”，正是双喜临门，这着实需要好好准备一番的。

九月初九这天，蔡府院子里一派重阳节的气氛：百卉丛中，又插植了许许多多的茱萸枝，这使得弥散在空气中的花香，又有了茱萸的浓烈；主要的房门前都用菊花的枝、朵扎架成一个个的“花门”，让人从“花门”中进出，且随时可以从“门”上摘下花朵，或插在帽沿上、头上，或戴在胸襟前；后园中秀亭的柱上，换上“朝饮木兰之坠露，夕餐秋菊之落英”的新对子。亭四周，又摆满了供家人赏菊用的多种名贵菊花……

厅堂内则突出小文姬的“百岁”喜庆：高深宽阔、典雅明亮的大厅收拾得一尘不染，那些几案架凳、锦幔屏风、古玩字

画等陈设，也都布置得井然有序。迎门正面墙壁上的显眼处，还粘贴着一张大红的彩纸，上面由蔡邕重笔亲书“喜庆百岁”几个楷字，使人看后顿生悦意。

看罢眼前的一切，蔡邕兴奋了，激动了，不禁得意地说道：“九九重阳佳节日，喜逢兰儿百岁时，该是何等幸福啊！”

今天蔡家的庆典活动，没邀外宾，因为此次不比小文姬做“满月”。那天，亲朋好友，充盈庭堂，热热闹闹地喝了一整天。而今小文姬的“百岁”喜庆恰是重阳节，过节，谁家也要团圆相聚，所以不好相邀。尽管如此，就蔡邕和其叔父蔡质两大家子人欢庆起来，也是相当热闹的。

说到蔡门叔侄同府而居，在这里还需有个交待。

早年，蔡文姬的祖父蔡棱同其弟蔡质都住大陈留郡的圉县城里。

蔡棱和蔡质都是胸怀鸿鹄之志的人，且各守一艺。蔡棱文墨精通，谦恭有礼，刻意经儒，将来是想以文道出人头地。蔡质尽管起初也是能文善墨，曾经写下专门介绍汉代百官职能的《汉职仪》等著作，但他好动，对于一生将要正襟研读经学，渐渐地失去兴趣，转而崇尚起武功来，更多的时间，是拜师习武。

岁月流逝，蔡家兄弟认真地按照各自的生活轨迹翩然行进，经过努力，都已经取得功名。先是被书香浸染了的哥哥，那一年里，经乡里清议后，被举为名士，再经察举，终为“孝廉”，完成了一个既精通经学又有高尚品行的儒生和向上层社会攀登的重要行程，家里家外的亲朋好友，都替蔡棱一举中官倍感高兴。然而，心明眼亮的蔡棱目睹官场黑暗，深知仕途的艰险，对于这次课试，就像一个普通的骚人墨客，参加了一次非常普通的笔会一样，过后轻轻地挥一挥衣袖，漠然而去，归

乡继续隐居著述，传经授道。而弟弟蔡质却与哥哥不同，他到了察举的年龄被举“孝廉”后，课试中榜便去做了官。他从令、长、丞的低职做起，最终竟入迁朝廷，任专门负责统率守卫京师南宫和北宫，以及诸掖门的卫戍部队的总领——卫尉，此官职为朝廷的九卿之一，甚是显赫。

蔡棱和蔡质兄弟俩都遂了己愿后，按照老父撒手归天之前留下的遗嘱，把祖上留在围城的家业一分为二，哥哥留居围城，而弟弟家迁洛阳。

单说蔡棱一家人在围县日子过得倒也富足。更让蔡棱得意的是，儿子蔡邕师从于文宗大师胡广，年仅十四岁就学业有成：他好辞章、通音律、善鼓琴、深于经术、通晓天文、精研地理、熟悉汉史，此外还长于碑刻、工于篆隶，真可谓才华横溢。

常言道：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就在蔡棱一家人的生活像倒在杯里的美酒一样，只需细细去品味之时，一场重病，把蔡棱击倒在病榻。虽然多方求医问药，但仍旧无济于事，时间不久，便病入膏肓了。

深知自己生命的火花即将要熄灭的蔡棱，望着年少的儿子，听着相濡以沫的妻子的嘤嘤悲啼，心都碎了。临终前，他把儿子和夫人叫到床前，一字一板地对儿子叮咛了三件事：一是让儿子谨记，日后若为文，则要精益求精，为后世留下芳采；若为官，则要两袖清风，忌与暴恣为邻。二是日后要不挟富贵，好为恭俭，照顾好自已的母亲，以报父母养育之恩，以成孝悌忠信之俊。三是要敬重叔父，以生父为尊视之。蔡邕热泪长流，一一应允下来。

蔡棱病逝，丧夫后巨大的痛楚，绞得蔡邕的母亲心碎欲绝，她接着也病倒了，一病便缠绵于病榻三年。